

□张春彦

# 走在雄关脚下

天蓝得让人眩晕,云寂寂地一动不动,时光也就静了。风吹过去,云偶尔动起来,让你怀疑动的是你,而不是云。

前方横亘着的是威武雄壮卓尔不群的箭楼,箭楼通过巨石和砖筑起的城墙继续延伸,看不见头,也望不到尾。身后是宽阔的广场,广场的尽头,是复建的山海关总兵府。即使走到这里,即使踮起脚尖,还是看不见“天下第一关”那几个字。此时,天还是那么蓝,云还是那样地寂寂,雄关的城楼还是那样霸气地横亘着,护卫它的长城还是神龙不见首尾般蜿蜒曲折地盘旋着。所有的所有,都让人感叹个体的渺小,渺小的甚至不如沧海一粟,渺小的甚至不如一瓢水中的万千虫儿。

身后的总兵府,虽说是复古建筑,却也流露出隐隐的威严,固若金汤的样子。总兵府的牌坊上书写着“镇东威远”四个大字,仿佛雄关的前世今生都与这四个字,这里的人有关系。明末,这里原本也居住了不少的人物,袁崇焕、熊廷弼、孙承宗、洪承畴等,走马灯的轮换。最令人唏嘘不已、最令人唾弃咒骂的还是吴三桂。大明朝苟延残喘的那段时光,吴三桂曾经是铁骨凛凛、一腔热血的汉子,也有家国天下的情怀,也有丹心写

汗青的壮志凌云,在雄关护佑下,多次阻挡了外族入侵的步伐。而一旦民族气节丧失,个人私欲膨胀,在他眼中,雄关也不过是石头堆砌起来的一堵墙。“恸哭六军俱缟素,冲冠一怒为红颜”,私欲如洪水滔天,放纵了心里的魔,打开了原本不应打开的城门,人也就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离开总兵府,回身向箭楼走去。因自己的前行,觉得雄关在后退。箭楼下,雄关的大门是敞开的,门洞底下,有经商的人,穿了古时的衣服,端坐在那里叫卖通关文牒。果真有人过去,笑着买了一张;而叫卖的人,则是一脸严肃地问了买家的名字,用毛笔写小楷,一丝不苟,恭恭敬敬地填写,填好后,告诉买家,可以出关了。

出关了?出关就意味着离开中原的家,踏上关外的路。一脚踏出去,可能就是两种人生。忽想起历史上的乱世,自己的先辈们,因活下去的勇气与渴望,不也是一次次演绎着向北方,闯关东的悲欢离合吗?他们娶妇将雏,一路蹒跚,奔波而去,哪怕前方是不确定的未来,哪怕前方有更多的凄凉,更多的悲哀。料想,出关后,他们回望雄关,更多的是泪水涟涟,更多的是依依不舍。这时的雄关,分割开来的是回家的路;分割开来

的是以前的艰难困苦,而割舍不断的是那浓浓的乡愁。

除想不到的是门洞后面瓮城的狭小的空间里,竟然矗立着一通石碑,上面镌刻:孟姜女哭倒长城处。当年的孟姜女,为了寻找新婚三天后就被迫去修长城,从此就杳无音信的丈夫范喜良,真的是在这里,痛哭了三三天三夜,直哭得天昏地暗、日月无光,直哭得长城倒塌八百里,露出范喜良的尸骸?据说这痴情的女子,埋葬了夫君后,也跳海殉情了。如今,雄关的附近,还有纪念她的庙宇,庙宇里有“秦皇安在哉,万里长城筑怨;姜女未亡也,千秋片石铭贞”的楹联。雄关、城堡,或许可以挡住百万甲兵,却挡不住人间的真情。

登上了城墙,城墙的宽阔让人瞠目。极目远望,关外的原野无边无垠。来到门楼前,终于看到“天下第一关”的匾额,匾额高悬,气势恢宏,乃明代著名书法家萧显所书,笔力苍劲浑厚,与城楼风格浑然一体。有人说,匾额是后来复制,而真迹则被当年侵华的日军运回日本,让人唏嘘不已。

这时感到,呼吸的空气里裹挟着潮湿的海的气味。知道,不远处就是明代万里长城的最东头老龙头,再往东就浩渺的大海。而



晨 笛 总第一七五八期  
郭兴志 摄

老龙头的澄海楼上悬挂着“胸襟万里”的匾额。忽然明白,历代的人们,都盼望着雄关如铁,其实他们不懂,比铁的雄关还要坚硬的是人心。

□穆 肃

## 我是你的妻

从揭掉盖头的那一刻起,我就真正成了你的妻子。我为你生儿育女,我为你操持家务。我用一生的真情,一生的挚爱,甚至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待你。

不论爱的代价有多高,也不论付出的有多巨,都是心甘情愿,以及奉献加无私。这是我为你应做的一切,这是我作为家庭应尽的义务。

子女大了,我们老去,用心血与汗水浇灌的家庭仍在继续。面对未来的征途,我们依然携手相扶。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,相对微笑着说:我们没有白活!

□迟占勇

## 四大爷 (小说)

回老家,遇到四大爷。四大爷老了,真的老了。记得上次端午回来还没这样。这人,有时候就觉得那老是一下子就来了。四大爷显然认不出我来了。他翘翘腿起往老宅子走。马路上车来车往的,我拉住他,四大爷,小心车啊。“你是谁?”四大爷眯着眼睛看我,灰白胡子撇着,眼角夹有米粒大的眼屎。“我是军啊。”我说着我的乳名。四大爷若有所思,但还是摇了摇头。“你不用扶我,没事儿。我去山嘴老张家,那口柜还没漆好呢。”四大爷是木匠。但我知道他好几年不做木匠活了。年龄大了,再说,这年月谁还请木匠啊。正说着,栓哥从东面的楼房赶过来,匆匆到我们跟前,跟我打了声招呼,对四大爷说,你看你,一不留神就跑出来了,丢了可咋整?上前拽他。并对我讪讪地一笑:我爸这阵儿精神不行了,不记人记道了。连饭也不知道按时吃了……

“小伙计,小伙计。”四大爷叫着。“你听听,你四大爷还叫我小伙计。”当年四大爷带着栓哥去干木匠活,东家就这么叫栓哥。“小伙计,你去东营子老张家吧,他们说有一个碾碾要打。近点儿,你有老婆孩子要照顾呢。我去山前,那里活多,远点儿不怕。咋也得多挣点啊,明子还要说媳妇呢。”明子是四大爷的小儿子。他都结婚三十年了!四大爷啥都忘了,可没忘了木匠活,没忘了他的儿子……我见栓哥眼睛红了。我的心也痛了一下。“咱们回家,回家了。”栓哥拉起老父亲,往家里走,就像儿时四大爷拉着他那样。

□刘丰歌

## 兰州的秋

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,那桃采仁寿山之灵气,吸黄河水之精华,结出的果实不仅个大,色艳,且皮薄,易剥,肉质柔软多汁,口味浓郁甘甜,闻之有独特的清香。到了秋天,满园桃树,累累硕果,一眼望不到尽头。那桃或独栖枝头,孤芳自赏;或成双成对,不离不弃;或三五成群,窃窃私语。每到周末,到桃园赏景、摘桃的游人络绎不绝。置身此处仿若走进人间仙境,世外桃源,想那王母娘娘的蟠桃园也不过如此而已吧!

兰州既称瓜果城,仅有白兰瓜、白凤桃这两种瓜果显然有些单调。白兰瓜、白凤桃如兰州人一样,有着宽广的胸怀,容人的雅量,它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水果在兰州城各领风骚,却友好相处,和平共存。兰州市地处祖国腹地,地街南北,水接东西,让你足不出兰州,就能品尝到石榴、枇杷、柚子、苹果、柑橘、葡萄、大枣等来自全国各地数十个品种的应季水果。以酸、甜、脆、软等各种口味满足着兰州人的口味所需,共同支撑起兰州这个“瓜果城”的美誉。秋天的兰州,探亲访友瓜果开道,多种小吃也是瓜果做成。这些闻名的瓜果,确实为兰州城增了光、添了彩,也为兰州人长了精神。

秋天的兰州,还有一种家喻户晓的美食,那就是兰州百合。百合与白兰瓜、白凤梨一起,组成了兰州秋季美味“三剑客”。那

由数十瓣洁白的鳞片相叠相依的百合,深藏地下,却如白莲花一般素洁、雅静。因其如隐士般低调、内敛,故无莲花那文艺范儿的气质,但它却以其丰富的营养及药用价值而备受人们推崇。

秋天到了,瓜果飘香的兰州色彩也是靓丽的。那在钢筋水泥丛林中一排、西一簇的洋槐、垂柳、杨树们,魔术师般将身上的衣彩由绿一点一点地变黄,偶尔经秋风一吹,身体一个哆嗦,便有片片黄叶从身上抖落。那叶片落入马路,以乱石铺街般的笔触,描写着秋的意蕴。甘南路上的银杏,以一树树金黄色的叶片将道路两旁点缀得金碧辉煌,气势恢宏。微风吹来,片片落叶如彩蝶飞舞,轻盈灵动,仪态万千。甘南路本普通,因银杏树在此落地生根而声名鹊起,被人称之为“银杏大道”和“黄金大道”。兰州植物园、南北滨河路、五泉山、白塔山公园的秋菊,月季、美人蕉、矮牵牛、四季海棠等时令鲜花,或金黄,或洁白,或粉红,或淡紫,一朵朵,一簇簇,争奇斗艳,各领风骚,将兰州的秋点缀成一片花的海洋。

秋天到了,兰州的莎莎们也是幸福的,她们将秋天所有的色彩都搜罗到自己身上,红的风衣,绿的长裙,黄的毛衫,粉的披风,与枫叶红,菊花黄,月季白融为一体,将兰州的色彩点缀得五彩缤纷,靓丽了一个秋天。

秋天的兰州,节日的气氛总是很浓,中

高扬维权旗帜 关注弱势群体  
伸张社会正义 倡导人文关怀

欢迎订阅 2019 年

《甘肃工人报》

工会的喉舌 职工的益友  
企业的知音 社会的窗口

全国统一刊号: CN62-0016 邮发代号: 53-9  
全年定价: 192 元 季价: 48 元 月价: 16 元